



乡村地标

□ 魁 鸣

五月的南风拂过，地里的麦子就赶着趟似的一片一片泛黄。男人们磨刀霍霍，将家里的镰刀全部搜出，逐一拿到磨刀石上，磨得刀口白得耀眼。女人们则早就将家里盛麦的桶腾干净，搬进搬出的，拿到太阳底下，晒得木桶“嗡嗡”直响。

男人女人，有事没事一天总要往麦地里跑几趟，不时用手搓着麦穗，单等火候一到，拾起镰刀，就直奔地里去接麦子回家。

五月，是麦子回家的季节！五月的麦子，就像一个外出打工多时的庄稼汉子，正急不可待地领着他的兄弟姊妹及孩子们，匆匆地赶路回家。它们，先是站在镰刀上，齐刷刷地扑进女人怀抱，随后又跳上男人结实的肩头，然后才颤悠悠地直奔那阔别了一季轮回的打麦场——那是麦子回家的路！

麦子回家，麦草是它携带的金色行囊。那些黄灿灿的麦草，后来就在屋角叠成一堆堆高耸的草垛，于是，那金色的草垛，就成了麦收时节乡村特有的地标。

这些年，不像大集体那阵子，地里的麦子需统统收，家家户户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块麦田，是根本就架不住去请脱粒机来张嘴一嚼的。何况，庄户人家有的是力气，邻里之间能相互转个工帮个忙什么的，倒显得更加和气，于是，原始的连枷就重新派上了用场。地里的麦子一放倒，家家户户的稻场就“啪啪”的响成一片。大人们打着连枷，“一二一”整体挪动着脚步，协调有致，常常让家里的孩子蹲在门槛边看得入神。在连枷的“啪啪”声中，那些金色的草垛，就像雨后山里的蘑菇，不知不觉就在乡村四处疯长出来。

也有嫌使用连枷麻烦，几家联合去请了脱粒机的。机器一响，整捆的麦子被塞进机器肚里，顷刻之间，出来的便麦粒是麦粒、草是草了。只是忙坏了那些端着扬杈挑麦草的人，他们既要草中的麦粒抖落干净，又要不停地将麦草挑向远处，摆成草垛。

当然，最忙的还是那高举扬杈，不停地摆着草垛的汉子。摆草垛不仅是个力气活，还是个技术活，不是真正的庄稼把式恐怕还真不行。那些经过连枷拍打的麦草，那些让

脱粒机吃进去又吐出来的麦草，总是又韧又滑，叠摆时重心稍有不稳，草垛就会一个翻身垮塌下来。还有，草垛叠摆得太过松垮，下雨天渗进了雨水，等不到来年冬播用它来烧火土，就已乱得不成样子了。因而，那些种田的老把式，总是在堆草垛时，一边狠着劲儿往上堆摆，一边不停地在旁边拍打，时不时还提着扬杈，像给人剃头似的给它修正一番。这样堆摆起来的草垛，远远望去周周正正，就像一匹昂首挺胸的大马，很是威风。

麦子回了家，草垛也就在家家户户的屋角站立起来。于是，山野的空气中，就开始弥漫着一股新麦的清香。有熟识或不熟识的人打屋角经过，只需瞥一眼屋角新摆的草垛，立刻就会知道这房屋的主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庄稼把式，今年的新麦又打了多少。草垛，是乡村的地标，也是庄户人家的脸面哩！

屋角摆起了草垛，鸡就变得听话起来，整天围着草垛“咕咕”地叫，扒草觅食，哪儿也不去。女人要做饭，先去草垛上扯来一把干草，点着了往灶膛里一塞，灶里的干柴立刻就燃得“噼啪”直响。有时，女人又去草垛边拔拉干草，拨着拨着，一枚鸡蛋就从草丛中滚了出来；再一拨拉，里面居然还躺有三四枚。女人知道，这是自家的鸡偷懒玩出的把戏。自从有了这草垛，那些鸡生的蛋也似乎比以前多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大人们拉扯着麦草，要去给新捉的小猪垫垫猪窝，拉着拉着，一个长长的空洞就从草垛里现了出来。大人们先是吓了一跳，以为是山上又下来了什么野物，后见孩子们在一旁打着“哈哈”怪笑，才知道，原来是孩子们看了《地道战》之后，学着在草垛里挖出的地道。

草垛在人和鸡的不断拉扯中，就像一个漏气的硕大气球，一天一天地瘪了下来，先前耀眼的金黄，在日晒风吹中逐渐变成难看的褐色。

直到有一天，连鸡都懒得再到草垛里去扒拉的时候，新一轮的小麦播种也就悄然开始了。而此刻，草垛中余留下来的麦草，正委屈地等待着，让人捆了挑到地里去烧成火土，再为来年的麦子做底肥呢！



沱江入梦

□ 庄 学

梦入湘西凤凰年，终于幻化成一张夜行车票。雨后冷清的子夜，是梦的起点还是梦的继续？

总在想，孕育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文人的地方，一定是风情万种的。沱江水清冽碧绿，水急却不深，刚好够平底船的翘首船行。沱江的急流，赋予船夫百折不挠的秉性。逆水行舟，有船夫弓起虎背，撑杆亦成弓形，将船驶上险滩。山也是绿的，风吹过，“哗啦啦”地如海涛般呐喊，与游人的喧哗合为一处。沱江两岸参差的吊脚楼贴着江边挤挤挨挨地排列开来。家家临江户户枕河，楼上红红的灯笼在暗夜中毫无顾忌地招摇，在水面投下飘忽不定的影子。

依然是夏日风光，明朗且炙热，使人有了几分潏热。忽然一阵小雨袭来，水面生烟，江边徐徐的清风又使人陡觉精神一振。白日里的凤凰和夜里的凤凰同样是热腾而喧闹的，游客和招徕游客的人锲而不舍地演绎着世俗的浮躁，沈从文先生笔下宁静悠然的凤凰，已成为历史的影子。

于是就寻一处幽静所在。晨曦将逝的那一刻，静坐在临江的阳台上，一边读沈从文的《长河》，一边读不远处的沱江。一弯碧水蜿蜒，薄雾在水面上凝乳般地游荡，忽而笼罩了远山，忽而又笼罩了排列着翘檐的马头墙。黛瓦幽暗青峰隐忍，一对头戴尖顶斗笠的老人坐在江边石阶上出神，静静地把自己坐成了一尊雕像。远处有了浣衣妇，就着青石板，木杵落下，少顷，便有“咄咄”的响声传来，惊破清晨的寂静，也惊散了笼罩在江面的黏黏的晨雾。

游走凤凰，走的是一分闲适的心情。踏上被时光打磨成乳白色的石板路，雨后的巷道深邃而凝重，闲散的水牛，淡薄的炊烟，着蓝布衫的老人，舞动法器的巫师，远

古之风扑面而来。城墙上，一盘残棋引来无数围观者。下棋者轻敲棋盘，手问使然，观棋者急不可耐，几欲投手。淡定与浮躁并存，智者如斯，躁者亦如斯。

沱江水静静流逝，流走的是水，留下的是文化，我在不远处的听涛山找到了注脚，那里是沈从文先生骨灰安葬之地。山不大，气势也不恢宏，但为了沈从文，在喧嚣的凤凰终于觅到一处让人静思的场所。听涛山下的冷清与虹桥的熙攘形成鲜明对比。来这里的大多是文学爱好者，拾阶而上，便看到一座天然五花石墓碑静静地伫立在墨绿之中，墓碑上镌刻着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：“照我思索，可理解‘我’；照我思索，可认识‘人’……”先生一生留下500余万字的书稿，自嘲为“稻粱谋”，而代表作却是描写故乡风情的。先生的最爱还是故乡，听涛山下，先生一了夙愿矣。默默地坐在墓地一侧，那一刻，“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”。

是一定要先生故居看看的，虽只是户外瞻仰，捧一本盖了四五个故居印戳的先生的著作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一条沱江，使湘西凤凰的吊脚楼风情万种；一位文人，又为古城浸润了耐人品味的文化底蕴。

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痛惜湘西城里“正直朴素人情美”被“现代”所摧毁，而如今那里的过度开发和商业化比旧时更甚，连街边织锦的老妇人见我们给其拍照也要收费，但我以为那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。苗寨归来，路遇湘西背篓的妇人，攀谈后，感觉她仍旧朴实善良。她将背篓里新摘的西红柿等时蔬拿出来让我们品尝，说是自家产的，准备给在城里劳作的儿子送去。此情此景，一如先生在《边城》和《长河》里所描绘的，于是心生感慨，不知是在梦里还是梦外了。

副刊

投稿:zhout9461@sina.com
电话:65233686

看啊网 — 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
www.lyd.com.cn

- 洛阳访问量最大、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地方门户网站，与《洛阳日报》、《洛阳晚报》全面互动，共同打造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网络
- 权威的网络新闻发布中心，网上资讯服务中心和网上对外宣传窗口，看新闻、搜信息、查地图、找工作、办文证、交朋友、上网校、论坛灌水、法律咨询……以本地化的丰富内容和实用功能满足您的上网需求
- 每天20万人的访问量，独具特色的多媒体方式，为您打造广告宣传的新平台
- 洛阳第一本新闻电子杂志《读者》免费下载，一手在手，风雨同行，让“阅读”成为“悦读”的享受
- Wap网站 (http://wap.lyd.com.cn) 用手机直接访问，随时随地，能畅享最新资讯

访问量洛阳第一
影响力洛阳第一